



大眾文華出版社





(民国) 蔡东藩 著

元代历史演义全书





目 录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1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9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16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	23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29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36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叠逢美妇	43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拚命用少胜多	50
第 九 回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	57
第 十 回	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	65
第 十 一 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72

第十二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	80
第十三回	回首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	87
第十四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95
第十五回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102
第十六回	将帅逃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109
第十七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117
第十八回	阿罗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124
第十九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131
第二十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139
第二十一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崖山功成一统	147
第二十二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155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162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169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176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184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191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觐牝后通谋	198
第二十九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	205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212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谗言立储背约	219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226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233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240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蹕横肆奸淫	247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254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261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270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	277

第 四 十 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284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291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	298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304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311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318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325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332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	339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345
第 五 十 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352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359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366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373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镰	380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387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394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	401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408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415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422

第一回

感白光孀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王有三，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自去，如獯鬻，如玁狁，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什么猖獗。后来五胡契丹、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几疑天限南北，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躡入的。谁知南宋告终，崖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有的说是天命，有的说是人事，小子也莫名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层峦叠嶂，高可矗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几年，生了

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膂力过人，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他，无不应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既多，转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深邃，大众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衢路遂辟。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这山好得多哩。咱们趁着闲暇，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云缭绕，岫屿回环，仿佛别有天地。俯视有两河紫带，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妍。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阿哥！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复叫了数声哥哥，方闻得一语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看什么？”都蛙锁豁儿道：“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那行人里面，有一个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都蛙锁豁儿道：“不是这般说，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她说亲，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媸？”都蛙锁豁儿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闻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

巴延独云见得不清？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自己亦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内有一辆黑车，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不由得瞅了几眼，那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地痴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他也不遑细问，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你敢是痴么！何不问她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问道：“你们这等人，从哪里来？”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她叫什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儿忽歹蔑儿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巴敦的官人。”朵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晦气！晦气！”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这事不成，咱们回去罢！”

都蛙锁豁儿道：“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说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儿道：“瞎说！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觉兄言果确，便道：“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名字，叫作阿兰郭斡。且由老者详述来历。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这山已有主人么？”那老者道：“这山的主人，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也罢，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她立刻允许，

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觉娇艳，好一歇，方蒙这美人点首。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谒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孙女儿嫁我，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恰还要捱延日子”。都蛙锁豁儿道：“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

过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獭皮数张，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至夕，已将美人儿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帟。这一夜的欢娱，不消细述。嗣后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纳特，次子取名伯古纳特。两儿尚未长成，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便往不儿罕山居住。昼逐牲犬，夜对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巴延受感冒，竟尔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赉，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独坐神伤，唏嘘终日。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时常来往，所有家事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做日和尚撞日钟，也觉得破涕为笑了。

转瞬一年，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俄而越胀越大，某夕，竟产下一男。说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断乳，阿兰郭斡腹胀如故，又复产了一男。旁人议论纷纷，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养，与从前夫在时无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膨胀十月，又举一男。临产时，祥光满室，觉有神异，乳儿啼声，亦异

常人。阿兰郭斡很是欣慰，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第三子名孛端察儿。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甫越周年，即举止不凡，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

独古讷特这两兄弟年已长成，背地里很不平，尝私语道：“我母无亲房兄弟，又无丈夫，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襟丈往来，莫不是他生的么？”说着时，被阿兰郭斡闻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你等道我无夫生子，必与他人有私情么？哪里知道三个儿子，是从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后，并没有什么坏心，惟每夜有黄白色人，从天窗隙处进来，将我腹屡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怀着了孕，连生三男。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久后他们做了帝王，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

古讷特两兄弟彼此相觑，不出一词。阿兰郭斡复道：“你以我为捏谎么？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暧昧情事！你若不信，试伺我数夕，自知真假！”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是夕，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至黎明方出，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

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阿兰郭斡烹羊羔，斗酒自劳，一面令五子列坐待饮。酒半酣，便语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将来须要和睦度日，幸勿争闹！”语至此，顾着孛端察儿道：“你去携五支箭来！”孛端察儿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教他各折一箭，五人应手而断。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竿，束在一处，更叫他们轮流折箭。五人按次轮着，统不能折。阿兰郭斡微笑道：“这就是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语意。”五子拱手听命。

又越数年，阿兰郭斡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风寒，遂致发寒发热。起初还可勉强支持，过了数日，已是困顿床褥，羸弱不堪。阿兰郭斡自知不起，叫五人齐至床侧，便道：“我也没有什么嘱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须要切记，不可忘怀！”言旋，瞑目而